

世界中篇名著文库

特雷庇姑娘



狐

(英) 劳伦斯

爱情故事

(美) 西格尔

特雷庇姑娘

(德) 海泽

圣彼得的伞

(匈) 米克沙特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世界中篇名著文庫

(6)

特雷庇姑娘

纪光 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(黔)新登字 01 号

丛书策划 陈继光
责任编辑 石俊生
 陈继光
封面设计 石俊生
技术设计 陈继光

世界中篇名著文库(6)

特雷庇姑娘

纪光 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四川省达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.625 印张 338 千字

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——10000

ISBN7—221—03424—9/I·581 定价:10.20 元

目 录

特雷庇姑娘	[德]海 泽	(1)
圣彼得的伞	[匈]米克沙特	(39)
狐	[英]劳伦斯	(252)
爱情故事	[美]西格尔	(334)

特 雷 庇 姑 娘

[德国] 保尔·海泽 著

[作者及作品简介]

保尔·海泽(1830—1914), 19世纪中叶产生过世界影响的德国小说家。生于柏林, 父亲是语文学教授。他自幼受到古典文化熏陶, 中学时便开始写作。1853年旅行瑞士和意大利, 1854年到慕尼黑定居, 结识了凯勒和施托姆等著名作家; 他和盖贝尔同属当地一个摹仿古典主义的作家团体“慕尼黑诗社”。在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文坛上, 尤其在知识界的读者中, 享有很高的威望。1910年获得诺贝尔奖金。

他写了大量小说、剧本和诗歌, 中篇小说约有100多篇。他写过多种形式的作品, 而以独具风格的中短篇小说成就最大。著名批评家勃兰克斯认为海泽在中短篇创作上可与梅里美媲美。但他的作品, 特别是晚期创作有严重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。

他最著名的作品有长篇小说《世界的孩子们》(1873) 以及中篇小说《辏妹子》(1855)、《特雷庇姑娘》(1858) 和《安德雷亚·德尔芬》(1862) 等。这此作品语言优美, 情节动人。

《特雷庇姑娘》是海泽早期最有代表性的杰作，小说描绘和歌颂了纯真的爱情。故事紧凑，情节引人，艺术上刻意求新，笔下的女性形象塑尤为成功，色彩绚丽，特具魅力。

在亚平宁山脉从托斯卡纳和南面的教皇国^①之间穿过的那段高原上，有一座牧羊人居住的孤寂小村，名叫特雷庇。向上通往那儿去的全是些无法行驶车辆的羊肠小道；为了翻过山去，邮车和出租马车都只好兜一个大圈，走往南几公里外的公路。到特雷庇来的只有必须与牧羊人做交易的农民，白天偶尔还有个把画家或讨厌走公路的徒步旅行者；可到了夜里，赶着马队的走私客却常到这个荒村中来歇脚，他们走的是一些别的人全不知道的更加崎岖的山路。

眼下才刚要到10月中旬；往常在这季节，此地的高原之夜还十分明净。可是今天，由于一整天烈日暴晒，峡谷中便升起一片片轻雾，正慢慢在雄伟的没有树木的山岗上铺撒开来。时间约9点光景。在那些零零落落的矮小的石头房子里，却已灯光暗淡。白天，留在房里看家的只有衰老的妇女和幼弱的儿童。眼下，在一处处上面吊着大锅的火塘周围，牧人及其全家都躺在地上睡着了，连狗也在热灰中伸展开了四肢；也许就只剩下一个没有睡意的老奶奶，还坐在一堆老羊皮上，手中机械地摆弄着纺锤，嘴里喃喃祈祷，要么就摇着旁边摇篮中睡不安稳的婴儿。夜风从拳头大的墙缝中吹进来，潮湿而微带秋意；快要熄灭的火塘冒出浓烟，让外面的雾气逼回房中，在屋顶下面飘荡着，老奶奶对此却习以为常。这以后，连她也半闭着眼睛打起盹儿来，能睡一忽儿就睡一忽儿吧。

唯独在一所房子里，还有人在走动。跟其他房子一样，它也仅有一楼一底；不同的只是石头砌得整齐些，房门也高大一点。四方形的正屋旁边，还多几间堆杂物的棚子以及后来添盖的小房，再就是有几个马厩和一眼砌得很讲究的烤饼灶，房门前面，站着一群驮着货物的马匹，一个小伙子正要搬走已经吃得光光的料槽；这

^① 意大利在1870年实现统一之前，还是许多分裂的小国家，在罗马教廷统治下的教皇国便是其中一个。

时从屋里走出来六七个武装的壮汉，到了夜雾中，急急忙忙动手整理马具。房门旁边，躺着一只很老很老的狗，在那伙人离开时，它只把尾巴轻轻地摇了两摇。随后，它便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慢慢走进屋去，里面的炉火正在熊熊的燃烧。炉旁站着它的女主人，脸朝着火，胳膊垂在腿边，高大的身躯一动不动。直到狗用嘴去轻轻舐她的手，她才猛然转过头来，恍如大梦初醒。“富科^①，”她说，“我可怜的畜生，睡去吧，你病啦！”——狗汪汪叫着，感激地摇了摇尾巴。接着便爬到火炉旁的一张老羊皮上，咳嗽着，呜咽着，躺了下去。

这其间又进来几个伙计，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，端起了刚才离开的走私客们放下的碗。一个老女仆从大锅里舀出玉米粥来，把他们的碗装满，然后自己也坐到桌前，用调羹吃起来。大伙儿一言不发地吃着，只听见火焰在毕毕剥剥的爆响，狗在睡梦里发出沙哑的呻吟声。神色严肃的姑娘坐在炉台旁的石板上，老女仆特地为她端过去一小碗玉米粥，她却连碰也不碰，目光扫视着室内，一副怅然若失的模样。门外的雾扎眼下已宛如一道挡在面前的白墙。与此同时，从山峰背后正慢慢升起来半个月亮。

这当儿，像突然从山下的大路上传来马蹄声和人的脚步声。——“彼得罗！”年轻的女主人用平静的提醒的声调喊道。一个瘦长的小伙子应声从桌旁站起来，消失在雾幕后面。

现在杂沓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变得更近了，那马终于停在了门前。再过一忽儿，门口出现三个男子，打了个招呼便走进房中。彼得罗凑到姑娘身边，她正心不下焉地盯着火焰。“是打波雷塔来的两伙计，”他对她说，“没带货，准备送一位先生去山那边，他的护照成问题。

“尼娜！”姑娘叫了一声，老女仆起身来到火炉跟前。

^① 狗名，原为意大利文，意思为“火焰”。

“他们不光要吃的，姑娘，”小伙子继续报告，“他们问，这位先生可不可以在此地住一夜。他打算拂晓前再上路。”

“给他在外面的小房里铺个草铺。”——彼得罗点点头，回到了桌旁。

三个来人也坐下了，伙计们对他们并不特别在意。其中两个是走私客，全副武装，上衣胡乱披在肩上，帽沿压得低低的。他们对大伙儿像老相识似地点头，把一个宽大的座位让给了自己护送的人，然后在胸前划个十字，便开始吃起来。

随他们来的这位先生却不吃。他从高高的额头上摘下帽子，手指理了理头发，眼睛匆匆地把屋子以及里边的人扫了一遍。他看见，墙壁上有用木炭涂写的箴言；墙角里供着一张圣母像，面前点着盏小油灯；像旁边，一群站在栖木上的鸡正在睡觉；此外还有从屋顶上垂下来的一串串玉米棒子，一块摆着各式各样陶瓷水罐和坛子的搁板，一叠山羊皮以及许多筐子篮子。坐在火炉旁边的姑娘终于吸住了他不安的目光。在炉头闪烁的红光映衬下，她深色的侧影显得格外端庄、美丽；一大丛黑色的发辫低垂在颈后；她双手交叠着按在一只脚的膝头上，另一只脚则踏着室内的石板地。她可能有多大年纪了，他猜不出来。但他从她的举止看出，她是这所房子的主人。

“您这儿有酒吗，小姐？”他终于问。他的话刚说出口，姑娘便像给闪电惊了似的一跃而起，直愣愣站在火炉边，双手撑在石板上支持着身体。与此同时，睡着了的狗也蹦了起来，从气喘吁吁的胸腔里进出一阵野性的狺狺声。陌生人一下子便发现自己面对着四只闪闪发光的眼睛。

“难道不允许问您这儿有没有酒吗，小姐？”他又说了一句。可还没等他把最后一个字说出来，那狗已处在一种莫名其妙的狂怒状态中，吠叫着扑向他，用牙齿撕掉了披在他肩上的斗篷，眼看着又要第二次扑上来；要不是女主人严厉地叫了一声喝住了它的

话。

“回来，富科，回来！静一静，静一静！”——狗站在屋子当中，尾巴猛力地抽打着身子，眼睛直勾勾地瞪着那不速之客。——“把它关进圈里去，彼得罗！”姑娘压低嗓子说。她仍旧挺直身子站在火炉边，发现彼得罗有些犹豫，又重复了一次她的命令。要晓得，这头老狗多年来夜里都是睡在炉子旁边的。伙计们交头接耳起来；狗不情愿地被牵走了，屋外还不断传来它可怕的吠声和呜咽声，直到它似乎精疲力竭了，才渐渐低沉下去。

这期间，姑娘已示意女仆去取了酒来。陌生人自己饮着，也把酒杯递给护送他的两个走私额，心中却暗暗纳闷，不明白自己怎么无意间会引起如此巨大的骚动。伙计们一个接一个放下调羹，道一声“晚安，姑娘”，便出房去了。最后室内只剩下三个来额以及女主人和她的老女仆。

“太阳要4点钟才出来。”其中一个走私客低声对陌生人说，“为了准时赶到皮斯托亚，先生您也不用起来太早。再说咱们的马也须站足6个小时，然后才好动身。

“好的，朋友。你们请去歇着吧。”

“我们会来叫您的，先生。”

“那当然好。”陌生人回答，“虽然圣母知道，我是很少能一觉睡6个小时的。晚安，卡尔洛；晚安，比乔师傅。”

两人恭敬地提了提头上的帽子，离开了桌旁。其中一个朝火炉走去，说：“姑娘，康斯坦佐在波洛尼亚让我问您好；他上个礼拜把自己的刀丢了，想打听一下是不是在您这儿。”

“没。”姑娘不耐烦地应了一声。

“可不，我也对他讲，要是刀在您这儿，您早就给他送去啦。再说——”

“尼娜！”姑娘截断他的话，“告诉他们上小房去的路，要是他们忘记了的话。”

女仆站起来。“我只想再说一句，姑娘，”那走私客偷偷挤了挤眼睛，战战兢兢地说，“要是您能给这位先生准备一张比我们软和一些的床铺，他是不会吝惜钱的。这就是我要讲的话，姑娘。噢，愿圣母保佑您一夜安宁，Signora^① 费妮婕！”

他边说边朝自己的伙伴走去；两人一同对屋角里的圣像行了一个礼，划了个十字，便跟着女仆往外走。“晚安，尼娜！”姑娘高声道。到了门口的老女仆转过身来，做了个表示疑问的手势，随即却顺从地带上房门走了。

房里刚一剩下她们两人费妮婕便马上抓过火炉边上的一盏铜灯台，急急忙忙地把灯点上了。炉火渐渐灭了，灯台上的三股红色火苗只照亮了宽大房间的一小部分。黑暗似乎对陌生人起着催眠作用；只见他坐在桌旁，头枕在胳膊上，斗篷紧紧裹着身体，好像就打算这么过夜似的。蓦地，他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，便抬起头来。他面前的桌上灯光明亮，年轻的女主人站在他对面，适才叫他名字的人便是她。姑娘的目光和他的目光相遇在一起，显示出来一股咄咄逼人的威力。

“菲利普，”她说道，“您不认识我了吗？”

他久久地打量着她寻美丽的脸庞；使这脸庞变得通红的不只是桌上的灯光，还有期待着对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的紧张情绪。应该说，这张脸庞是值得回忆的啊。她那长而柔软的睫毛缓缓瞬动着，已使她的额头和高高的鼻梁不再显得那么严厉。她的嘴唇红艳艳的，充满着青春的魅力；只有在沉默无言之际，这嘴才流露出烦闷、痛苦和粗野的表情，就跟她那对黑眼睛里的神气一样。眼下，她站在桌子跟前，更显出了她身材的粗犷美，尤其是那后颈与脖子，更是迷人至极。然而，在想了半晌以后，菲利普仍然回答：

^① 意大利语：夫人，或小姐。

“我真的不认识您，小姐！”

“这不可能。”她以确信无疑的、出奇地低沉的声调说，“你有整整7年的时间来记住我。这时间是够长的呐，足以把一个人的模样牢牢记住。”

这一句离奇的话，此刻似乎才完全打消了他的疑虑。“不错，姑娘，”他说，“谁如果7年中不干任何别的事，仅仅想着一个美丽少女的模样的话，那他临了儿一定能闭着眼睛就想出她来啦。”

“是的，”姑娘沉吟着说，“是这样，当初您也正是这样讲的，您讲您任何别的事情都不愿想。”

“7年前？可7年前我还是一个爱闹着玩儿的人啊。难道你就把那当真了吗？”

她十分严肃地一连把头点了三点。“为什么我不该当真呢？我可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，您当初是对的呐。”

“姑娘，”他带着使自己的刚毅面容变得好看的和蔼表情，说道，“这使我感到遗憾。7年前我大概还以为所有女子都明白，男人的甜言蜜语就跟赌博的筹码一般，本身是毫无价值的，虽然有时在商量好了的情况下，也能换成响当当的金圆。7年前，我的心思什么时候不在你们女人身上啊！可如今，老实说吧，我很难再想到你们了，可爱的姑娘，我有重要得多的事情要想呐。”

她一言不发，好像全未听懂似的，只是静静地等着，等他说出什么真正与她有关的话来。

“不错，我这会儿慢慢想起来了，”他考虑了一下，然后说，“这一带山区我确曾来过。要不是有雾的话，我没准儿早认出这个山村和这所房子来啦。是啊，是啊，那确实是在七年以前，当时大夫让我到山里来走走，我就真跟个傻瓜一样，跑遍了最险峻崎岖的小道。”

“这我知道得很清楚，”姑娘说，在她嘴唇上掠过了一丝动人的微笑。“这我知道得很清楚，您是不可能忘记的啊。就连那狗，

就连富科，它也没有忘记，没有忘记对您旧日的仇恨——还有我也没有忘记——我的旧日的爱情。”

这一席话姑娘讲得那么坚定，那么坦然，他仰望着她，表情变得越来越惊异。“我这会儿也想起了一个姑娘，”他说，“我在亚平宁高原上遇见她，她把我带到了她的父母家里。要不是她，我那回就得露宿在巉岩峭壁上。我还记得，我当时爱她——”

“是的，”她打断他，“非常爱！”

“不过姑娘却不爱我。我与她谈了很久，她的回答却充其量不过十句话。临了儿，我想吻吻她那阴郁的小嘴儿，以唤醒她的沉睡的热情——可她一步从我身旁跳开去，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，差点儿没把我给砸死，她当时那模样还历历在我眼前呐。如果你就是这个姑娘的话，你又怎么能对我讲你那旧日的爱情呢？”

“我当时才 15 岁，菲利普，我非常害羞啊，我生来性子倔，又一个人过惯了，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情哩。再说，我还怕我父母亲，他们那会儿还活着，这您知道。我父亲有许多牧人和羊群，以及这个酒店。自那以后情况也没多少变化，只是他不再管事了——愿他的灵魂已升入天堂！而在我母亲面前呢，我也害臊得什么似的。您该还记得，当时您正好就坐在这个位子上，还直夸咱们从皮斯托亚买来的酒不错哩。其他我就什么也没听见，我的母亲把我盯得可紧了，我只好走出房去，躲在窗子背后瞧您。您当时年轻些，态度也自自然然，可并不比现在更美。您这双眼睛仍旧和当年一样；当年您想用它们讨谁欢心，就能够讨谁欢心。您说话的嗓音也仍然这么低沉，难怪那狗一听就嫉妒得发起狂来，可怜的畜生！到今天为止，我爱的只有它。它显然察觉，我更加爱您，它知道这个比您本人还要清楚啊。”

“不错，”他说，“那晚上它就跟疯了似的。真是个奇妙的晚上呐！你确实把我给迷住了，费妮婕。我记得，我一直心神不安地等着您，可你却再也不肯回到房里来了，我便只好出去找您。我

看见你的白头巾一晃，但马上就没影儿了，你一下便躲进马厩旁的小屋里去啦。”

“那是我的卧室，菲利普。那儿可是不准您进去的哟。”

“然而我就是想进去。我还记得，我久久地站在门口，打着门，哀求了又哀求。我这个坏小子，我当时想，要是我不能再见到你的话，我的脑袋就要炸开啦。”

“脑袋吗？不，心——您说。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它们，记得您说的每一个字！”

“可你当时却装做没有听见。”

“我当时心里难受得要命。我躲大屋角里，心想要是能鼓起勇气溜到门边来，把嘴对着您讲话的地方，哪怕就透过门缝感觉到您的一点呼吸也好啊。”

“好一对儿痴情的年轻人！要不是你母亲出来了的话，我还会一直等在那儿，你没准儿就会开门了的。我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害臊，我离开你时真是怒气冲冲，后来做了一通宵的梦，梦见的都是你。”

“我却一直坐在黑暗中，一夜没睡，”她说，“直到天快亮了，老打了一会儿盹；跳起身来看见太阳已经升得老高——可是您在哪儿呢？这个问题谁也不回答我，而我又不好问。我那一阵子真是见到谁都恨，就像是他们把您杀死了，使我再见不到您似的。我坐立不安，在山上四处乱跑，不时地呼唤着您的名字，不时地诅咒您；要知道为了您的缘故，我从此不能再爱任何人了呀。临了儿，我跑下山去了，可在那儿又害怕起来，只好往回走。我离开家整整两天，回来挨了父亲一顿揍，母亲也不肯理我了。她明白我为什么出走。只有我那小狗富科和我在一起；但每当我在寂寞中呼唤您的名字，它便汪汪直叫。”

此刻两人都沉默下来，而目光却聚到了一起。后来，菲利普又开了口：“你的父母亲去世多久啦？”

“三年了。他俩死在同一个礼拜——愿他们的灵魂已经升天堂！随后，我便上佛罗伦萨去了。”

“上佛罗伦萨？”

“不错。您不是讲，您是佛罗伦萨人吗？我住在城外圣米尼亚多教堂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，有几个走私客介绍我认识了那里的老板娘。我在她家住了一个月，每天都请她进城去探听您的下落。傍晚我自己也到城里去找您。末了，才打听到您早已离开，可去了哪儿却谁也不知道。”

菲利普站起身来，在室中大步踱来踱去。费妮婕转过脸来，目光一直紧盯着他，然而丝毫也没流露出类似他那样的坐立不安的情绪。终于，他走到她面前，端详了她好一阵，然后问：“可是，你向我表白这一切又有何用呢，姑娘？”

“我花了七年的时间来鼓起勇气。唉，要是当初我就向您承认了我爱您，我就不会这么不幸；我这颗怯懦的心啊！不过，菲利普，我知道您一定会再来的；我只是没料到会等这么久，真等得我好苦哟。——我这么讲够孩子气的。事情既已过去，还想它干吗呢？菲利普，现在您总算来啦，来到了我身边，我这就是您的了，永远永远是您的了！——”

“亲爱的姑娘哟！”他柔声说，但马上又把已到舌尖上的话咽了下去。姑娘却没有感觉到，他思虑重重，默默无言地站在她面前，目光越过她头顶盯着对面的墙壁出神。她继续平心静气地诉说着，仿佛要讲的话她早已背熟了似的，仿佛她私下已想象过一千次：他一定会来的，到时候得对他讲这个和那个才是。

“我从佛罗伦萨回来后，这儿山上已经有不少人来向我提过亲。可我非您不嫁。每当有谁来求我，对我甜言蜜语，我耳畔总响起您的声音，听见您那天晚上对我讲的话，它们比世间任何情话都更甜蜜啊。最近两年，人家便不再来纠缠我了，尽管我还没有老，还和从前一样美丽。好像他们全知道，您很快就要来

啦。”——接着，她又说：

“你打算带我去哪儿呢？你愿意留在山上吗？不，这儿对你不合适。自从我去过佛罗伦萨，我就知道了这山里的生活有多么可悲。我们可以把房子和羊群卖掉，这样我便有钱了。对这儿人的粗野我也腻烦啦。到了佛罗伦萨，你得教会我一个城里女子必须会的一切；我理解任何东西都快得惊人哩。自然，我以往时间不多；再说所有的梦都告诉我，你日后与我团聚的地方仍是在这山上。——我还去请问过一位女巫，她说的一切也全应验啦。”

“假使我现在已有了妻子呢？”

姑娘瞪大眼睛望着他。“你这是在试探我，菲利普！你没有妻子。这点女巫也告诉我了。可你住在哪儿，她却不知道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，费妮婕，我是没有妻子，不过那女巫，她，或者说你自己，又从哪儿知道我什么时候想娶妻子呢？”

“你能说你不想娶我吗？”姑娘带着不可动摇的自信，反问道。

“坐到我旁边来吧，费妮婕！我有许多话对你说啊。把手伸给我，答应我吧，你愿意耐心地听我把话讲完，我可怜的朋友！”——她却全然不听他的；他只好仍然站在她跟前，心怦怦跳着，眼睛悲哀地望着她；她的眼睛呢，却一忽儿闭起来，一忽儿瞅着地上，像在臆测着与她生命倏关的什么事情。

“许多年以前，我已被迫逃出了佛罗伦萨，”他开始讲道，“你了解，那里长期来政局便动荡不定。我是一个律师，结识了许许多多的人，一年到头都要写或收大堆的信件。再说我这个人独立不羁，在必要时总直言不讳，因此招来了当局的仇视，尽管我从来不曾参与什么人的阴谋。最后，我不得不出走，否则就会无端受到没完没了的传讯，以至于被投进监狱。我逃到了波洛尼亚，过起深居简出的生活来，除完成诉讼业务外，便很少和人交往，特别是和妇女。要知道，我已不复是7年前被你伤了心的那个轻浮少年啦；在我身上，再没留下他的任何痕迹，只除去一点，也就

是这个脑袋，或者如你愿意说的这颗心，它只要一碰上什么克服不了的障碍，仍然是很容易炸开的啊。诚然，今天对我来说，所谓障碍已不是一位漂亮姑娘的卧室门栓，而是一些别的东西。——你也许听到了，最近在波洛尼亚也骚动起来啦。当局逮捕了不少头面人物，其中也有我一个朋友；可他的行径我是久已了解的，知道他根本没有心思去管那种事情。他认为，那么搞不可能使一个坏政府变得好一些；正如你们的羊圈中爆发了瘟疫，关一头狼进去又会有什么结果呢？简单讲，我的朋友请我当他的辩护律师，帮助他获得自由。这事刚传出去，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一个人，对我百般辱骂。我怎么也摆脱不了这个坏蛋，只好当胸给他一掌推倒了他；这家伙喝醉了酒，犯不着与他多扯啊。我挤出人群，进了一家咖啡馆；我前脚刚进，后脚便追来他的一个亲戚。这人酒倒没喝醉，然而却气急败坏，责问我干吗不像个体面人做事，人家动口我却动起手来。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回他的话，因为我已看出，一切全出自政府的安排，为的就是除去我这个眼中钉。一句话，我的敌人终于得计了。那人佯称自己必须去托斯卡纳，硬逼我到那边与他决斗。我同意了，因为作为一个有深谋远虑的人，我当时正需要向那班脑袋发热的朋友们证明，我们对他们的行动持保留态度，不是由于缺少勇气。而纯粹是在一个居于巨大优势地位的政权面前，对所有蜜谋活动一点不抱成功希望的缘故。可是当我前天去申请护照时，人家却拒绝发给我，甚至也不屑说明理由是什么，只讲是最高当局的命令。我明白过来，他们这是想逼我要么接受逃避决斗的羞辱，要么乔装偷越国境，然后又在半道上设下埋伏稳稳当当将我拿获。这样，他们就有了借口审判我，并按照他们的意愿，把案子长期拖下去。”

“这伙无耻的东西！这班亵渎神明的家伙！”姑娘打断他，手握成了拳头。

“所以，没奈何，我便在波雷塔找上了走私客。据他们讲，我